東坡文鈔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坡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八・表、啟

下一卷▶

表、啟

啟、表之類，惟歐陽公情多婉曲，王荊公思多巉刻，而三蘇則往往禁思者少。僅錄數首以見其概云。

謝除龍圖閣學士表

臣軾言。伏蒙聖恩，以臣累章請郡，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。中禁寶儲，上應奎壁之象，先朝謨訓，遠同河洛之符。隸職其間，省躬非據。臣軾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伏念臣學非有得，愚至不移。雖叨過實之名，卒無適用之器。少時妄意，蓋嘗有志於事功；晚歲積憂，但欲歸安於田畝。屬聖神之履運，荷識拔之非常。猶冀桑榆之收，遽迫犬馬之疾。力求閑散，庶免顛擠。豈謂皇帝陛下，聖度包荒，天慈委照。察其才有所短，不欲強置之禁嚴；知其進不由人，故特保全其終始。遂加此職，以賁其行。臣敢不仰緣末光，益勵素守。往何之而不可，中無愧之為安。但未死亡，必期報塞。

謝宣召入院表

（不如歐文忠公。）

詔語春溫，再命而僂；使華天降，一節以趨。在故事以嘗聞，豈平生之敢望。省循非稱，愧汗交深。竊以視草之官，自唐為盛。加職位要事祕，號為北門學士之榮；而祿薄地寒，至有京兆掾曹之請。豈如聖代，一振儒風。非徒好爵之縻，兼享大烹之養。玉堂賜篆，仰淳化之彌文；寶帶重金，佩元豐之新渥。既厚其禮，愈難其人。而臣以空疏冗散之材，衰病流離之後。生還萬里，坐閱三遷。不緣左右之容，蠟處賢豪之上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，生資文武，天胙聖神。雖亮陰不言，尚隱高宗之德；而訪落求助，已啟成王之心。首擇輔臣，次求法從。知人材之難得，采虛名而用臣。敢不益勵初心，力圖後效。才不逮古，雖慚內相之名；誌常在民，庶免私人之誚。

杭州謝放罪表

（長公往往以疎直得罪，故其言多危多懼。）

職在承宣，當遵三尺之約束；事關利害，輒從一切之便宜。曲荷天慈，不從吏議。伏念臣早緣剛拙，屢致憂虞。用之朝廷，則逆耳之奏形於言；施之郡縣，則疾惡之心見於政。雖知難每以為戒，而臨事不能自回。苟非日月之明，肝膽必照，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，久已見傾於眾言。恭惟皇帝陛下，睿哲生知，清明旁達。委任群下，謁托於不能；愛養成材，惟恐其有過。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，須除二猾以示民。特屈憲章，以求器使。臣敢不省循過咎，祇服簡書。眷此善良，自不犯於漢法；時有貸舍，用益廣於堯仁。

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

（一驚一喜。）

七年遠謫，不自意全；萬里生還，適宜天幸。驟從縲紲，復齒縉紳。伏念臣才不逮人，性多忤物。剛愎自用，可謂小忠；猖狂妄行，乃蹈大難。皆臣自取，不敢怨尤。會真人之勃興，與萬物而更始。而臣獨在幽遠，最為冥頑。迨茲起廢之初，倍費生成之力。終蒙記錄，不遂棄捐。此蓋優遇皇帝陛下，正位龍飛，對時虎變。神武不殺，孰非受命之符。清淨無為，坐獲銷兵之福。聰明不作。邪正自分。使臣得同草木之微，共沾雷雨之澤。臣敢不益堅素守，深念往愆。沒齒何求，不厭飯疏之陋；蓋棺未已，猶懷結草之忠。

謝賜衣襖表

齊官三服，已寬卒歲之憂；漢劄十行，更佩先春之暖。恩均吏士，聲動華夷。伏以《禮》著始裘，《詩》歌無褐。邊陲更戍，本為臣子之常；朔易早寒，特軫聖神之念。惟德其物，豈曰無衣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廣運聰明，力行恭儉。威風旁振，方戰栗於天驕；溫詔下融，遂流澌於河凍。既無功而坐食，實有愧於解衣。敢不推廣朝廷之仁，益收凍餒；申嚴祖宗之法，少肅惰偷。庶收汗馬之勞，以解濡鵜之誚。

到昌化軍謝表

並鬼門而東騖，浮瘴海以南遷。生無還期，死有餘責。伏念臣頃緣際會，偶竊寵榮。曾無毫髮之能，而有丘山之罪。宜三黜而未已，跨萬里以獨來。恩重命輕，咎深責淺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，堯文炳煥，湯德寬仁。赫日月之照臨，廓天地之覆育。譬之蠕動，稍賜矜憐；俾就窮途，以安餘命。而臣孤老無托，瘴癘交攻。子孫慟哭於江邊，已為死別；魑魅逢迎於海上，寧許生還。念報德之何時，悼此心之永已。俯伏流涕，不知所云。

謝賜對衣金帶馬表

服官奠篚，響動佩章；圉士效牽，光生韉策。伏以三賜之重，莫隆於車馬；五采之貴，兼施於衣裳。汝必有功，服之無斁。而臣衰年弱幹，固難強於馳騁；枯木朽株，本不願於文繡。寵加意外，愧溢顏間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，因能任官，稱物平施。操名器以勵士，上有誠心；正銜勒以馭人，下無遺力。臣敢不思稱其服，益勵厥躬。雖愧立朝，乏能言之近用；猶希辨道，輸老智於暮年。

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

服章在笥，賁及衰殘；銜勒過庭，喜先徒禦。伏以物生有待，天施無窮。草木何知，昌慶雲之渥采；魚蝦至陋，借滄海之榮光。雖若可觀，終非其有。妻孥相顧，驚屢致於匪頒；道路竊窺，或反增於指目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，聰明齊聖，陳賜載周。含垢匿瑕，而察於求賢；卑宮菲食，而侈於養士。士豈輕於千里，念匪其人；言有重於兼金，當思所報。

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表

盛服在躬，無復曳婁之歎；名駒出廄，遂忘奔走之勞。施重丘山，身輕毫末。伏念臣少賤而鄙，性椎少文。衣敝縕袍，未嘗有恥；乘款段馬，自以為安。豈意晚年，屢膺此寵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，紹隆景命總攬群英。無競維人，勢已加於九鼎；惟德其物，恩有重於千金。臣敢不上體眷懷，勉思報稱。贈繞朝之策，愧不能謀；振屈原之衣，期於自潔。

謝兼侍讀表

重地隆名，不擇所付；清資厚祿，以養不才。伏念臣以草木之微，當天地之澤；七典名郡，再入翰林。兩除尚書，三忝侍讀。雖當世之豪傑，猶未易居；矧如臣之孤危，其何能副。恭惟皇帝陛下，聖神格物，文武憲邦。重離繼明，何煩爝火之助；大夏既構，尚求一木之支。而臣白首復來，丹心已折。望西清之帷幄，久立徬徨；聞長樂之鼓鐘，恍如夢寐。莫報丘山之施，猶貪頃刻之榮。

謝賜對衣金帶馬表

錫之上駟，敢忘致遠之勞；佩以良金，無復忘腰之適。執鞭請事，顧景知慚。恭惟皇帝陛下，禹儉中修，堯文外煥。長轡以御，率皆四牡之良；所寶惟賢，豈徒三品之貴。出捐車服，收輯事功。而臣衰不待年，寵常過分。枯羸之質，匪伊垂之，而帶有餘；斂退之心，非敢後也，而馬不進，徒堅晚節，難報深恩。

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

出笥之珍，以旌有德；在之駟，豈及無功。而臣首尾四年，叨塵三錫。省躬內灼，服寵汗流。恭惟太皇太后陛下，慈儉自居，龍光四達。德被海宇，豈惟一襲之衣；恩結華夷，何止十圍之帶。郡賢在馭，六轡自調。而臣頃以衰羸，止求安使。奉宣德意，庶幾五袴之謠；收斂壯心，無復千里之志。更期力報，有愧空言。

杭州謝上表

入奉禁嚴，出膺方面，皆人臣之殊選，在儒者以尤榮。伏念臣受寵逾涯，積憂成疾。既思退就於安養，又欲少逃於滿盈。仰荷至仁，曲從微願。江山故國，所至如緊；父老遺民，與臣相問。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，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。鞭撲未施，爭訟幾絕。臣

之厚幸，豈易名言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，天地之仁，賢愚兼取；日月之照，邪正自分。每包函其蠢迂，欲保全其終始。兄弟孤立，嘗親奉於德音；死生不移，更誓堅於晚節。

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啟

（蘇長公中榜後，士論喧嚷一番，故其謝啟如此。）

右軾啟，竊以天下之事，難於改為。自昔五代之餘，文教衰落，風俗靡靡，日以塗地。聖上慨然太息，思有以澄其源，疏其流，明詔天下，曉諭厥旨。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，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繡采之文，將以追兩漢之餘，而漸復三代之故。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，用意過，求深者或至於迂，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，餘風未殄，新弊復作。大者鏤之金石，以傳久遠；小者轉相模寫，號稱古文。紛紛肆行，莫之或林。蓋唐之古文，自韓愈始。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。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。自樵以降，無足觀矣。伏惟內翰執事，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，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。恭承王命親執文柄，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。軾也遠方鄙人，家居碌碌，無所稱道。及來京師，久不知名，將治行西歸，不意執事擢在第二。惟其素所蓄積，無以尉士大夫之心，是以群嘲而取罵者，動滿千百，亦惟恃有執事之知，與眾君子之議論，故恬然不以動其心。猶幸禦試不為有司之所排，使得搢笏跪起，謝恩於門下。聞之古人，士無賢愚，惟其所遇，蓋樂毅去燕，不復一戰；而范蠡去越，亦終不能有所為。軾願長在下風，與賓客之末，使區區之心，長有所發。夫豈惟軾之幸，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。不宣，謹啟。

謝應中制科啟

（此論宋時進士科及制科之兼舉為得其法。）

臨軒策士，方搜絕異之才；隨問獻言，誤占久虛之等。忽徙佐縣，擢與評刑，內自顧於無堪，凜不知其所措。恭惟制治之要，惟有取人之難。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，故舍其平生，而論其一日；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，故詳於采聽，而略於臨時。茲二者之相形，顧兩三而未有。一之於考試，而掩之於倉卒，所以為無私也，然而才行之跡，無由而深知；委之於察舉，而要之於久長，所以為無失也，然而請屬之風，或因而滋長。此隋、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，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奸。惟是賢良茂異之科，兼用考試察舉之法。每中年輒下明詔，使兩製各舉所聞。在家者能孝而恭，在官者能廉而慎。臨之以患難而能

不變，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。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，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。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，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。特於萬人之中，求其百全之美。凡與中書之召命，已為天下之選人。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，以觀其默識之能；無所不問之策，以考其博通之實。至於此而下去，則其人之可知。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，諫官得以考其素。一陷清議，輒為廢人。是以始由察舉，而無請謁公行之私；終用考試，而無倉卒不審之患。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，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。軾才不迨人，少而自信。治經獨傳於家學，為文不原於世知。特以饑寒之憂，出求斗升之祿。不謂諸公之過聽，使與群豪而並遊。始不自量，欲行其志，遂竊俊良之舉，不知才力之微。論事迂闊，而不能動人；讀書疏略，而無以應敵。取之甚愧，得而益慚。此蓋伏遇某官，以堯舜之道輔吾君，以伊周之業為己任。恐一夫不獲自盡，以為廟堂之憂；思天下所以太平，必用芻蕘之說。亟收末學，以輔大猷。然而誌卑處高，德薄寵厚。曆觀前輩，由此為致君之資；敢以微軀，自今為許國之始。

謝賈朝奉啟

（此必賈公過臨老蘇墓，而長公陳謝者。）

自蜀徂京，幾四千里；攜孥去國，蓋二十年。側聞松楸，已中梁柱。過而下馬，空瞻董相之陵；酬以只雞，誰副橋公之約。宦遊歲晚，坐念涕流。未報不貲之恩，敢懷盍歸之意。常恐樵牧不禁，行有雍門之悲；雨露既濡，空引太行之望。豈謂通判某官，政先慈孝，義篤友朋。首隆學校之師儒，次訪里閭之耆舊。自嗟來暮，不聞拔薤之規；尚意神交，特致生芻之奠。父老感嘆，桑梓光華。深衣練冠，莫克垂洟於墓道；昔襦今袴，尚能鼓舞於民謠。仰佩之深，力占難盡。

賀歐陽少師致仕啟

（內多名言。）

伏審抗章得謝，釋位言還。天眷雖隆，莫奪已行之志；士流太息，共高難繼之風。凡在庇庥，共增慶慰。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，去就君子之所難。世靡不知，人更相笑。而道不勝欲，私於為身。君臣之恩，系縻之於前；妻子之計，推荷之於後。至於山林之士，猶有降志於垂老；而況廟堂之舊，欲使辭祿於當年。有其言而無其心，有其心而無其決。愚智共蔽，古今一塗。是以用舍行藏，仲尼獨許於顏子；存亡進退，《周易》不及於賢

人。自非智足以周知，仁足以自愛，道足以忘物之得喪，志足以一氣之盛衰，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、脫屣塵垢之外？常恐茲世，不見其人。伏惟致政觀文少師，全德難名，巨材不器。事業三朝之望，文章百世之師。功存社稷，而人不知。躬履艱難，而節乃見。縱使耄期篤老，猶當就見質疑。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，退托以不能而止。大勇若怯，大智如愚。至貴無軒冕而榮，至仁不導引而壽。較其所得，孰與昔多。軾受知最深，聞道有自。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，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。伏暑向闌，臺候何似。伏冀為時自重，少慰輿情。

賀韓丞相再入啟

伏睹詔書，登庸舊德。傳聞四海，歡喜一辭。竊以君臣之間，古今異道。任法而不任人，則責輕而憂淺，庸人之所安；任人而不任法，則責重而憂深，賢者之所樂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，一切不問，而聽其所為；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，三年有成，而底於至治。自非量足以容物，智足以知人，強足以濟艱難，勇足以斷取舍，則何以首膺民望，力報主知。恭惟史館相公，忠誠在天，德望冠世。如《乾》之中正，挺然而純粹精；如《坤》之六二，頹然而直方大。更練三朝之用舍，出入四方之險夷。疲民系心，有識引領。必將發其蘊蓄，以次施行。始緩獄以裕民，終措刑而隆禮。軾登門最舊，荷顧亦深。喜忭之懷，實倍倫等。

謝館職啟

試言無取，錫命過優。進貽朋友之譏，退有簡書之畏。靦顏就列，撫己若驚。國家取士之門至多，而制舉號為首冠；育才之地非一，而冊府處其最高。觀其所以待之，蓋亦可謂至矣。知寶玉、璵璠難得而易毀，故篋櫝以養其全；知楩楠、豫章積歲而後成，故封殖以待其長。施等天地，恩均父師。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，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。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，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。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，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。然而進有後先，名有隱顯；命有窮達，時有重輕。或已踐廟堂之崇，或已登侍從之列。或反流落於遠郡，或尚滯留於小官。或死生之乖睽，已為陳跡；或擯斥於罪戾，僅夷平民。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途，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。名重則於實難副，論高則與世常疏。故雖絕異之資，猶有不任之懼。軾之內顧，豈不自知。性任己以直前，學師心而無法。自始操筆，知不適時。會宗伯之選掄，疾時文之靡弊。擢居異等，以風四方。不知滿溢之憂，復玷良能之舉。負賢者所難之任，爭四海欲得之求。其為蠢愚，可為危栗。是以一參賓幕，輒蹈危機。已嘗名掛於深文，不自意全

於今日。而況大明繼照，百度惟新。理財訓兵，有鞭笞戎狄之志；信賞必罰，有追述祖宗之風。凡用人歷試其能，苟敗事必誅無赦。此太平可待之日，豈不肖兼容之時。而乃度越賢豪，曲收微賤。縱不能力辭而就下，亦當知非分以自慚。此蓋伏遇某官，志在斯民，仁為己任。欲辦大事，務兼尺寸之長；將求多聞，故引涓埃之助。致此忝冒，有逾等倫。欲報無緣，將何望於頑鄙；遇寵知懼，庶不至於惰偷。

謝王內翰啟

竊以取士之道，古難其全。欲求倜儻超拔之才，則懼其放蕩，而或至於無度；欲求規矩尺寸之士，則病其齷齪，而不能有所為。進士之科，昔稱浮剽。本朝更制，漸復古風。博觀策論，以開天下豪俊之途；精取詩賦，以折天下英雄之氣。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，放蕩者退而有所裁。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，追復先王之舊跡。元臣大老，皆出此途。伏惟內翰執事，天材俊麗，神氣橫溢。奇文高論，大或出於繩檢；比聲協句，小亦合於方圓。蓋天下望為權衡，故明主委之黜陟。軾之不肖，與在下風。顧惟山野之見聞，安識朝廷之忌諱。軾亦恃有執事之英鑒，以為小節之何拘。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，觀其大綱之所在。驟置殊等，實聞四方。使知大國之選材，非顧當時之所悅。眇然陋器，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；卓爾大賢，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。方將奔走厥職，厲精乃心。苟庶幾無朝夕之愆，以辱知己；亦萬一有毛發之效，少答至仁。感懼之懷，不知所措。

賀韓丞相啟

伏審誕膺策命，首冠輔臣。四方聳觀，萬口同慶。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。自古在昔，治少亂多。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，必有異人之間出；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，類非俗吏之所能。方陋漢唐，將追堯舜。洪惟上聖之後，眷求一德之臣。謂莫如公，遂授以政。付八音於師曠，孰敢爭能；捐六轡於王良，坐將致遠。引領以望，惟日為年。恭以昭文相公，全德難名，巨才不器。亹亹申伯之望，堂堂漢相之風。出入三朝，險夷一節。蕞爾種羌之叛命，慨然當寧以請行。威聲所加，膻穢自屏。淮蔡既定而裴度相，徐方不回而召虎歸。縱復遺種龍荒，遊魂沙海，譬之癬疥，豈足爬搔。必將訓兵擇帥，而授之規摹，積谷堅城，而磨以歲月。破斧之惡四國，實願周公之亟還；折箠以鞭赤眉，無煩鄧禹之久外。天下是望，豈惟一人。即日邊僥苦寒，臺候何似。伏冀為國，善調寢興。

定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啟

（情曲可掬。）

多病早衰，屢有江湖之請；誤恩過聽，遂分疆場之憂。才無取於折沖，愧已深於臥鎮。敢緣厚德，尚許兼容。伏惟某官，名重縉紳，望隆中外。承宣帝澤，民忘流殍之災；肅振臺風，吏若親臨之畏。顧惟朽鈍，得奉教條。但交欣悚之懷，莫罄瞻依之頌。

答陳提刑啟

（此以下竄南海時所作。）

久竄島夷，偶未書於鬼錄；逃歸空谷，固喜聞於足音。況清廟瑚璉之姿，為明堂杞梓之用。欲聞名而未敢，豈流問之或先。恭惟提刑刑部，才高一時，望重多士。魯諸儒之德業，緣飾政刑；漢循吏之風流，本源經術。暫屈雲霄之步，來蘇嶺嶠之民。憐遷客之無歸，墜尺書而起廢。助其羽翼，借以齒牙。但憂枯朽之餘，難副吹噓之力。既感且怍，不知所云。

答彭賀州啟

（此必新命放歸時所作。）

竄流海國，脫身羈鬼之林；灑掃真祠，拜賜散人之號。喜歸田之有漸，悼報國之無期。方自愧於心顏，敢聞名於左右。豈謂某官，曲敦雅好，深軫窮途。賜以尺書，借之餘論。溫詞曲盡，賢於十部之見臨；陋質增華，果已五漿之先饋。但慚衰朽，虛辱品題。敬佩至言，永以為好。

答王承議啟

（以編管而逢故知，情誼婉然。）

泮水受成，繆膺桑梓之敬；海邦畫諾，又觀枳棘之棲。多難百罹，流年半世。恍如昨夢，復見故人。伏惟知郡承議，居以才稱，進由德選。淵源師友，舊仰鄭公之高；歌詠風流，近傳邵父之繼。不忘疇昔，曲賜拊存。豈獨憐衰朽而借寵光，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。感佩之至，筆舌難周。

答王幼安宣德啟

（亦自澹宕。）

俯仰十年，忽焉如昨；間關百罹，何所不有。頃者海外，淡乎蓋將終焉；偶然生還，置之勿復道也。方將求田問舍，為三百指之養；杜門面壁，觀六十年之非。豈獨江湖之相忘，蓋已寂寥而喪我。不謂某官，講修舊好，收錄陳人。粲然雲漢之章，被此枯朽之質。欲其洗濯宿負，激昂晚節。粗行平生之誌，少慰朋友之望。此意厚矣，我心悠哉。如焦谷牙，如伏櫪馬。非吹噓之所及，縱鞭策以何加。藏之不忘，永以為好。

登州謝兩府啟

迂愚之守，沒齒不移。廢逐之餘，歸田已幸。豈謂承宣之寄，忽為枯朽之榮。眷此東州，下臨北僥。俗習齊魯之厚，跡皆秦漢之陳。賓出日於麗譙，山川炳煥；傳夕烽於海嶠，鼓角清閑。顧靜樂之難名，笑妄庸之竊據。此蓋伏遇某官，股肱元聖，師保萬民。才全而德不形，任重而道愈遠。謂使功不如使過，而觀過足以知仁。特借齒牙，曲成羽翼。軾敢不服勤簿領，祗畏簡書。策蹇磨鉛，少答非常之遇；息黯補劓，漸收無用之身。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